

# 邦夏姐妹花(五)

## 作者：夏明



菜代，没有肉食，没有油水。有许多人双腿水肿。许多人后悔回来，有侨汇的人，可以在侨汇商店买到粮油，有些人干脆去广州乘火车来往深圳，为的是能在火车上吃一顿饱饭。大多数人没有侨汇没有钱，有的人就跑去”笃卒“（偷渡去香港），结果有些葬身在梧桐山上、溺死在深圳河里。”赛花不无感慨的说。

“是啊！从1960你到1965年，我们中国人就战胜了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，很快的走上继续建设和发展的道路。但是，在印尼的亲人们，景况就更不好，当地排华的浪潮愈演愈烈，到苏哈托夺取政权后，华人连中文名字都不允许使用，一个字的中文招牌都要被铲除。”刘志顺应道。

当得知玉桃爸爸和大妈的情况后，刘志顺诧异不止，好长时间回不过神来。1966年后，中印尼断交，

书信来往中断，玉桃要从新加坡亲戚转来的信中，才能知道金桃那里的情况。

玉桃把金桃的情况讲给刘老师听——

邦夏火灾后，金桃就一直住在三发姥爷家中，她父母不幸先后遇难后，她再也不想回到邦夏那个伤心地。1965年九卅事变后，她和许多流落到大城市去的人们一样，涌向首都雅加达。姥爷为她在高胜美新村买下一间别墅，自己再加盖一层小楼，用两个小房间安排两个弟弟。她到附近的牛仔裤加工厂打工，慢慢学会了一些技能，便购置了一批衣车，扩展了庭院做为车间，开始小规模生产服装。金桃的学习能力与她在邦夏小学读书时的表现一样，她聪明干练，记忆力特好，学过看过的东西很快在自己的脑海里形成自己的智慧，所以制衣场的生意开展得很顺利。那年头，正是雅加达服

装业蓬勃发展时期，产品开始销向世界各地，加上用工比较便宜的优势，金桃很快把制衣业做大做强，又有姥爷在经济和人脉方面的支持，建起三层楼的大厂房。一楼是办事处，安装监控设备可以及时了解各车间的状况，也有一些比较大型的机器设备，二楼是主要的制衣车间，三楼是成品仓库，设专用的货梯。拥有两部卡车，用于进料和出货的运输。还有一部大客车，专门用于通勤，方便众多女职工上下班。工厂的生产井然有序，生意红红火火。

她决心宁可牺牲自己，一辈子不结婚，把所有心思放在事业上，放在照顾两个弟弟方面，严格要求两个弟弟勤学上进。除了这些原因，她还因为闺蜜婉香的遭遇而产生“婚姻恐惧症”。

婉香生性懦弱，什么事都没有主见，喜欢人云亦云、亦步亦趋。她虽然与金桃形影不离，但并没有学到金桃的独立个性，金桃经常告诫她要改掉没有主见的坏毛病，她就是不听。而且越是长大越是对自己的前途走向不知所措，总是诚惶诚恐。这和伴她成长的家庭环境有很大的关

系——婉香的父母因为在福建家乡的长辈是地主，在土地改革的时候被批斗并被分了浮财，所以他们对新中国没有好感，他们对台湾也没有信心，因为台湾的气候不如印尼，当时的经济情况也不如印尼，他们没有选择“脱籍”，又不情愿入印尼籍，骨子里还认为自己是中国人，印尼的排华乱局使他们不知所措。婉香提出要跟着金桃去三发，爸妈死活不同意，金桃去了雅加达以后，婉香整天魂不守舍。到1967年，婉香21岁了，便由家长做主，通过媒婆说合，嫁给水塘路一个富裕人家的二公子。殊不知那个二公子不务正业，吃喝嫖赌样样放肆，喝醉酒就把婉香打得遍体鳞伤。婉香生不如死，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怀里有宝宝的婉香跑到”匹婆窿“（蝙蝠洞），从岩石洞口一跃而下，死状非常恐怖。金桃在雅加达得知后，整整一个礼拜吃不下饭睡不好觉。……

刘志顺与谢玉桃结婚后，在农场先后养育了一男一女，农场有托儿所、幼儿园，小学，孩子们在国家政策的关怀下，快乐的成长。基建任务结束后，刘志顺被调到农场新建的中

学去当老师，重操旧业，他勤勤恳恳，被评为地区优秀教师。谢玉桃的语言天才，被农场的领导发现，在大抓旅游业的当下，被推荐到省旅行社当导游，而且是长线旅行团的全程陪同，她的潮州话、印尼话、闽南话、客家话为来自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印尼的旅行团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。后来，摸透了旅游业的路数，她索性承包组建旅行服务社，自己当老板，成为红极一时的个体万元户。他们的子女，在良好的家庭教育的配合下，健康的成长。儿子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，以优异成绩学成回来，本来可以到京城的大科技公司去任职，但他想到当年姥爷和姥姥的遭遇，不想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剧重演，便选择了就近创业，到大惠州的经济区创建科技实业，随时可以开车回农场照顾爸爸妈妈。女儿在华南师范大学毕业后，遵循爸爸妈妈的意愿，回到农场的中学当老师，继承爸爸的事业，也成为了优秀教师。子女都明智的选择了对象，建立了和谐的家庭并养育着各自的孩子，过上幸福的生活。

谢金桃把生意做大以后，继承她爸